

上海壹周
Shanghai Weekly

丛书

依州编

为爱情找个出口

66个情感故事

他不会爱上对他死心塌地的女人

.....

那根不是他也不是她的头发

.....

凌晨2点的爱情

.....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YIZHOU
CONGSHU

为爱情找个出口
66个情感故事

依州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爱情找个出口:66个情感故事/依州编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3.2

ISBN 7-5321-2485-1

I. 为… II. 依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0933 号

责任编辑:吴复新

封面设计:官 超

为爱情找个出口

——66个情感故事

依 州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k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74,000

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册

ISBN 7-5321-2485-1/I·1957 定价:18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021-64780222

总序

陈保平

《上海壹周》两岁了。

常看到读者来信说,喜欢 kevin 的信箱,喜欢“上海美眉”的专栏文章,喜欢“餐饮”版的美食介绍……他(她)们会把它剪下来,装订成册。这是触动编辑部出一套“壹周丛书”的主要原因。我们喜爱那些斯期不漏的忠诚读者,我们特别珍视那些有心得,有依恋的性情读者。副社长陈征和我一起策划了这套书。

喜欢一张报纸有时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,开始是被它的外表、个性所吸引,觉得它与众不同,值得交往。渐渐时间长了,知道自己被迷住的是它的诚挚的眼睛、幽默的谈吐,是这个人身上的某些精彩之处。比如,像 kevin 的信箱,那种游刃于热情与理性间的娓娓而谈,那份让你读完后不得不凝思片刻的触动。再比如,像王淑瑾“上海美眉”的专栏,以一种轻松、调侃,几近搞笑的笔法描述上海女孩的精明、时尚、虚荣,让人在忍俊不禁时忽然有被轻轻击中的感觉。而“情感故事”也是报纸颇受欢迎的一个栏目,那些都市味很浓,带点伤感的真情叙述尤其合女孩子的口味。大为的《长喉结的美女》是一本以影视、戏剧为对象的随笔集。他学的是戏剧专业,但对作品的点评嬉笑怒骂,即便面对大师,名著也能搔一下痒,刺一下痛,并无学究气。这符合《上海壹周》的风格。

也许,还有其他受欢迎的版面和专栏,比如“旅游”,比如“新开店”

等等。我们以后还可以编第二、第三辑,只要读者喜欢。读者是我们永远的朋友,是报纸和出版社最直接的支撑。由喜欢一张报纸到喜欢一套书,这是我们很感欣慰的事。

目录

总序/陈保平 | 1

我只能说我等过你/德雅 | 1

那个陌生男人给我打电话/ffmouse | 5

缘,悄无声息/天音 | 8

走进那个生动的陷阱/秦悠悠 | 11

用时间革爱情的命/我属鱼 | 14

好男人都是别人的男人? /东方蓝灵 | 18

空姐和博士你娶哪一个? /fay | 22

挽留爱情的最后努力/天音 | 26

用 ICQ 触摸/宦璐 | 30

爱情的责任 我负担不起/桃花三娘 | 34

和他合住一个晚上/Hilluda | 39

上海爱情故事/fay | 41

- 女人的爱情不跟脑袋走/杨芳 | 45
- QQ、爱情和可乐/戴雪 | 48
- 和我的外企老板擦肩而过/浦三 | 51
- 没有人能够如意地留住今天/璜黄 | 54
- 七个月的初恋/Sunday | 61
- 深爱在从未说爱的日子里/浦三 | 65
- 就这样变成“结婚狂”/杨芳 | 68
- 爱你,弥补一望无际的失落/蒲天村 | 71
- 一个自私的爱情参谋/蔓石 | 74
- 当爱情遭遇金鱼/文青 | 78
- 从来只把眼泪留给自己/lisa | 81
- 卖了世界换了灰烬/秦悠悠 | 84
- 让爱自己做主/fay | 87
- 如果你是假的/陈蔚 | 90
- 艳遇是一场心跳/隶鱼 | 94
- 爱情避风塘/隶鱼 | 98

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/if you can see | 102

也许,放弃才能靠近你/想非 | 105

心深处的那片基隆海/千寻 | 108

爱你,让我梦想下辈子/小狼 妞妞 | 111

过了听童话的年龄/乔宗玉 | 114

拨或者不拨这些号码他都在那里/野牧 | 117

爱不爱都无所谓/隶鱼 | 121

天真,像一种善意的病/花非花 | 125

19 岁的关爱/黎淳 | 129

再次释放/天音 | 133

那种让我眷恋的气味/夏夏 | 136

粉色的拖鞋/野牧 | 139

我选择绝对或者零/howler | 142

她在我心底留了一滴眼泪/faye | 146

其实,我并不要你送玫瑰/野牧 | 149

- 你欠我一个拥抱/薇西 | 153
- 爱着爱情中的自己/隶鱼 | 157
- 把他交回给生活/寒烟 | 160
- 没有你,我会不习惯/隶鱼 | 163
- 牙痛时期的爱情/Janet | 166
- 为爱情找个出口/Alan | 170
- QQ 有情人/隶鱼 | 174
-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/隶鱼 | 178
- 有些爱情不需要让它发生/Ellen | 182
- 网上,路过爱情/只爱理想 | 185
- 相爱时我们没有承诺/漫舞咖啡 | 188
- 想你想你 想飞/隶鱼 | 191
- 相爱在节日里 分手在节日里/howler | 194
- 明天就要离开/般若花 | 197
- 送我去做别人的新郎/子渊 | 200
- 泡沫爱情面临.com/朱光 | 203

有成功的感觉才娶你/隶鱼 | 206

爱情傻瓜到底做错什么/王芯 | 210

婚礼前她没有赴约/影泓 | 213

他从不带我去卧室/王丽萍 | 217

故事：华丽的木偶/羊羊 | 221

终究留不住那 10%的幸福/跳舞兰 | 224

今天,我可不可以留下/隶鱼 | 228

我只能说我等过你

瞬间，两股力量在心中撞击。理智缓缓地说，如果真的开始了，两个人还在两地，如何维系？我们各自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事业、朋友等一切基础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“合理配置”。再者，这个前前后后只相处过30天的男人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情感愤愤地说，等了3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这个老奸巨猾的人，总算先开了口。

文/德雅

“以后你到北京来，就可以把我这里当成你的家。”说着，他拉上窗帘，貌似轻松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

然后，他在L形的沙发一边，躺下来，双手抱头，脚抵在L的交叉点上，把另一边留给我。我把他的话，当作是任何一个北方男人爱说的“泡沫承诺”。

接着，他开始说起自己的上一个女友，已经与他分手，“我这套两室一厅，已经有半年没有女孩子来过过了。所以，没什么零食招待你。”

我只是到北京来出差。多留一天，只是有些许好奇。我认识他这么些年，他第一次如此坦然地在电话那头，坚决而反复地说：到北京出差有住的地方没有？到北京还是住我家吧。你来早的话，我先把钥匙给你。

这是我认识他的第三个年头。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，他就有些笨拙地说：山路陡，我来背你。旁边有一串来自五湖四海的“会友”。也是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，“会友”之一，八卦地问他：听说你快结婚了？他说，还没有定下心来，那只是父母的意思。

所以，我在开会的7天里，对他的“好意”爱理不理。我一直是个懒惰的人，懒惰到宁愿生活没有波澜，免得焦头烂额地处理麻烦。

7天后，从无锡回到上海，我竟然开始后悔。我忽然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停止想念。与上海小男生截然不同的粗犷的声线，让我这个对音乐极端敏感的人乐于和他通电话，找一些“共同语言”。像孩子一样的目光，让我意

识到自己和他有性格重复的部分。我喜欢聪明人。那些出其不意的灵光闪现,能够让我“触目”之后“惊心”。

我竟然开始觉得自己在7天前有些“道貌岸然”。我甚至想到,如果当时一把燃烧,现在也就凤凰涅槃。就怕现在,一点一滴,抽丝一般,融入血肉。如同轻微的电脑病毒——潜伏在体内,平常减缓思维速度,不可测的时候,忽然死机。旁人永远只能治标不治本。

我始终记得他第一次找茬与我说的这句话:“你也是北京的吧?”

我说:“不,我是上海的。”

从上海到北京,坐飞机要1小时40分钟,飞行距离1440公里。如果错过了晚上7点50分路过新客站的火车,那么赶第二天的早班飞机,10点40可以到达首都国际机场。

然后,我就到宾馆报道,等待会议开始。安顿好自己之后,我就会很自然地给他打个电话,我到了,在京广中心。他说好啊,等把采访做完了,就一起吃晚饭。接着,我就开始揣测着,半年了,他变成什么样了。我告诉自己顺其自然、随遇而安。领导安排了,我就去一次北京。3年来,顶多6次。

有一次,是冬天。从北京飞回上海。说好早上10点多飞,结果因为大雪积压在翅膀上,需要等待清理,就一直等到下午1点才飞。坐在飞机上无所事事的时候,情绪忽然就泛上来了。刚刚与他告别,觉得一个人特别无助。这样的情形,就像欧阳菲菲的那首歌《出境入境》。“下雪的机场,一个人来,一个人走……你是我入境的借口,也是我出境的理由……”

接着,人最软弱时的胡思乱想都冒出来了。他真的是“很聪明”,在我每次要下决心忘掉他的时候,他总是言辞恳切地打个电话来,说酒醉之后,第一个想起的还是我。我为什么不能做点什么,让他能够有一些明确的表示呢?虽然,北京是个大农村,但是,如果他期望我调往北京的话,我这个始终滋润在上海风水中的女孩,会把这个建议,当作是个认真的开始。可是,他

从来就没有说。

“你觉得我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当老婆？”他还是双手枕头，戴着眼镜的眼睛，不看我，盯着天花板。

这就是我最恨他的地方。他的问题，都拖着一根橡皮筋。橡皮筋的一头，攥在他的手指上。抛出问题的时候，已经准备好如何收场。

时钟已经敲过2点。

“我是说，我，在想，如果我追你，追你的话，百分比有多大？”

我躺在沙发另一边的时候，本来是很舒服的，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处在同一水平上。忽然，耳膜被震了一下。心脏成了身体海拔最高的地方，原来的死火山开始活动。

我瞥了他一眼，他正不安地用双手搓脸。

我不知道怎样回答。这句话，就像是一根火柴，点燃了风烛。一瞬间，两股力量在心中撞击。理智缓缓地说，如果真的开始了，两个人还在两地，如何维系？我们各自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事业、朋友等一切基础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“合理配置”。再者，这个前前后后只相处过30天的男人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情感愤愤地说，等了3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这个老奸巨猾的人，总算先开了口。而且，需要理智出来“摆平”，说明情感早已膨胀。

内心翻江倒海，表面沉着冷静。

然后，我说了句废话：“这事情是不能用数字去衡量的。”说完，我自己都觉得听上去真可笑。绞尽脑汁之后，补充了一句，“老板说，北京办事处缺人，你说我要不要来？”

“那要看你为什么来。”

简单的一句话，就又把把我逼至绝境。我是一个直白的读书人，想不出什么折衷的弦外之音。于是，话题转换为如何处理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。

说到浑浑噩噩的时候，我的手机来了短信息。一年来，在上海，在我的

身边,始终有一副伸手可触的安全的臂膀。只要我点头,就一切顺理成章了。所以,在此之前,我几乎已经收拾好了所有对北京曾有过的惶惑。

可是,现在我才意识到3年中,这两股力量其实一直潜伏着。今天,决了堤。

他还是这副样子。我也还是这个态度。不知对方深浅,就不敢轻易付出。我们都知道,如果真的开始,我们就在冒险。拿来冒险的,不仅仅有爱情,还有生活方式、事业前途。我想,他其实对自己也不确定。我,则在惊慌失措的时候想得头头是道,却冷淡安静表现出一片含糊。我的含糊,让他更暧昧。两人肯定有所谓、不无畏。

第二天,早晨起来,外面黄蒙蒙的一片。“起沙尘暴了,你今天的飞机不一定会开。”不知为何,我只顾想着快点离开。两个人仿佛处置坦然,就当昨天什么也没说。

我发现自己像“后知后觉”的英国人。回到上海,我才想清楚,当时,我可以这样回答:

“如果不是诚心诚意,连百分之一也没有,反之亦然。”

现在,我还是决定把这些收拾在自己内心的秘密抽屉。像歌德一样,把真心爱恋却无缘得到的人,凝固成文字。这样无形的情感,凝聚成有形的篇章,就能够整块地除去。所以,写成这篇文章,名为《我只能说,我等过你》。

那个陌生男人给我打电话

电话铃在黑暗中突兀地响起来，那个温和的南方男人的声音终于又出现了。你和你的女朋友分手吧你来见我吧我可以做你的女朋友，我突然没头没脑地朝电话里喊了一通。

文/ffmouse

10 天前，有个陌生男人开始给我打电话。铃声响了大约 2 分钟以后，我终于在一堆粘着米饭、油迹斑驳的旧报纸下面找到那台黑色的电话机。他说他想找个陌生的女人聊天就随便拨了个号码，然后他就找到了我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相信他，但是我没有挂上电话，他的声音是我喜欢的南方人的声音，和他说完话，我很快就能睡着。

我在 3 个月前辞了职，我只是不想干了。一个月后，我搬出了父母的家，在市郊租了套房子，我买了二手的电冰箱和洗衣机，没有电视，我宁愿看几页小说然后睡觉或者买份报纸打发晚上的时光，因为我发觉电视越来越让我眼花缭乱，我看着里面的人走来走去，嘴巴一张一翕，却弄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做什么，我害怕起来。但是报纸小说就不一样了，文字安安静静地伏在那里，我能慢慢地看，这样让人觉得安全。我还装了电话，因为搬出来的时候，我母亲哭了，然后我答应她每个星期和她通一次电话，她打给我，或者我打给她，让她知道我一切都好。

开始的时候，我养了一条金鱼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它突然死了。然后我在客厅的桌子上放了一棵仙人掌，有空的时候就给它浇点水。事实上，我每天都很空，每个星期我得去市区两次，教一个小孩子画画以维持生活。大多数的时间，我待在屋子里，穿着松垮的毛衣外套，走来走去。

这个陌生的男人总是在晚上 11 点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们聊上一个小时，在凌晨的时候说再见。作为一个不怎么漂亮、不太年轻的女子，我是喜

欢接到这个陌生男人的电话的。在很多人面前，我通常紧张得不知道要说什么好，或许我是有很多话想说的，但是它们在我将要开口的时候突然消失掉了，我只能徒然地张着嘴巴，望着空气里不知去向的话语，难堪地站在那里。可是这个陌生男人不一样，他只需要我静静地听着，他给我足够的时间去酝酿一句最简单的回答，他让我觉得很自在。

第三天的时候他开始说到他的女朋友，她怀孕了但是孩子并不是他的，我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电话里他的呼吸声，这个，大概才是他想找一个陌生女人说话的原因。我默默地估量着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所受的打击，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一句成形的安慰从唇边溜出去。我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他在电话那头说，你该睡觉了，然后我听见从我那两片快要粘在一起的嘴唇里吐出了再见两个字，他挂了电话。

我看起来是个很乖的孩子，我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这么说，我能一个人安静地玩玩具，半天都不哭不闹。但是我母亲看着我的时候，她的目光总是渐渐地忧伤起来，她有的时候会抚着我的头发，恳请我，把我心里想的东西告诉她。可是，我的母亲，每次我看着她哀伤的眼神，想要奋力地对她表达诸如“我一切都很好”的话的时候，我就无法把它们组织成言语，我一次次挫败而孤立地站在这种沉默之中。

教小孩子画画对我来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。但是当我第一次望着对面那个小男孩沉静得出奇的眼神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自己和他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通常在他家宽敞得有些离谱的客厅里摆弄着画笔拙劣地讲解，他安静地听着，我们会有简单的问答，每次结束的时候，他总是默默地送我出门。我看着他脸在门掩上的时候一闪而过，忽然难过起来，我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是不是也有那一刹那，从他的脸上所浮现出来的，叫人悲伤的沉静。

为了给那个小男孩上课，我每星期必须搭乘四次地铁，我在地铁站台上注意到一个男人，平头、瘦削，不像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本地人。每次他总在

那里等候着，只是和我的方向不一样。我莫名其妙地把他想成每天晚上11点会给我打电话的那个陌生男人。他的目光偶尔会转到我所在的方向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偷偷地拉拉我这件旧毛衣的下摆，抚平那些褶皱。在一片混沌的想像中，我看见他朝我走过来，我甚至演习了一千遍如何向他自如地說出“你好”两个字。可是他毕竟只是站在远处，漫不经心地四处张望着，然后随着他要搭乘的地铁呼啸而去，剩下我一个人局促地站在原地。

连着三天我没有接到那个陌生男人的电话，除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更多的时候我倒在床上睡觉。电话铃在黑暗中突兀地响起来，那个温和的南方男人的声音终于又出现了。你和你的女朋友分手吧你来见我我吧我可以做你的女朋友，我突然没头没脑地朝电话里喊了一通，我和那个男人都被这些话吓着了似的沉默着，我用力掐了掐自己的脸确定不是在做梦。然后我听到那个男人对我说，我和我的女朋友结婚了，我想以后大概不方便再和你打电话了。

我和他说再见了吗？我想我应该说了，挂了电话我居然又睡着了，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想打个电话给他，我捏着话简茫然地悬在半空中，我已经永远无法找到他了。

每个星期我还是给那个孩子上两次课，地铁里的那个男人也消失了。也许我的猜测终究是对的，他就是他，回到他的家乡和他的女朋友结婚去了。然而他到底是不是他呢，如果再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应该和他说“你好”呢？我努力地一遍遍地想着这些问题，然而我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出现。

我还是一个人住，每个星期和我母亲通次电话，养一棵不容易死的仙人掌。每个星期出门两次，在11点钟的时候爬上床睡觉，或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